

21 世纪的教师与教师教育^①

伊恩·蒙特著,李 俐译

(1. 牛津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英国 牛津 OX1 2JD;2. 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当今世界,教育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教师的教学方式以及对教师进行专业培养的模式却鲜有变化。以往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的主流传统思想都是在先入为主的情形下产生的,甚至带有个人偏激的色彩,并没有运用证据进行严格、仔细的研究,因此主流传统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挑战这些主流传统思想,为 21 世纪的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提供全面、精准的探究方向,伊恩·蒙特教授针对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剖析,提供了通过追溯教学历史才能发现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价值理念。这些价值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的工作中进行转化,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关键词:教师教学;教师教育;21 世纪;政治化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5-0001-05

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我第一次来重庆,期待能够了解到重庆乃至整个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状况。西南大学的教师教育历经 110 年,非常了不起。牛津大学虽然拥有千年的建校历史,但是在教师教育的研究方面,却还显得非常年轻。就在上周,我参加了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年度会议。在该会议上,与会学者们清楚地阐释了当前全球教育的发展概况及趋势,那么我今天的报告将为大家提供一些关于教师教育全球化的见解。这些见解大多数基于我个人的观点以及整个西方学界所形成的共识。我希望无论是在中国、加拿大或者是其他地方,研究者们能将这些见解与当地的教师教育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教育教学的政治化

在谈到关于教学性质和教师知识等核心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这个阶段,政治环境对教师以及教学方式的改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与先前相比,教育是一个更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教师是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教师教育的本质非常明显,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都普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通过观察各国的普选和政治家对跨国教育报告的重视程度以及经合组织提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报告(简称 PISA),我们都能够看到政治化的公认性和普遍性。冷静和客观地分析以上信息,我们会更加深入地认识到政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大公司有不完全利他动机的行为和对于 PISA 项目弊端的分析。芬兰教育家 Pasi Sahlberg 在任职芬兰国际学生交流署秘书长初期,在全球性“教育重构”运动中深刻地分析了政治对教育的影响(在这场运动中,教育私有化、教育分权化、择校自由化等,都被应用到全世界的教育领域中来验证此次运动的可行性)。Sahlberg 指

^① 该文原稿来自作者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重庆西南大学“百年教师教育论坛”的主题演讲。

收稿日期:2016-05-27

作者简介:伊恩·蒙特,牛津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名誉教授,英国教育研究协会副主席。

李俐,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出,虽然芬兰在 PISA 项目的调查评估结果方面不断取得成功,但这些成功在芬兰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价值。究其原因,在全球政治领域中,教育之所以成为人类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普遍依赖于教育所带来的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家通过优先提高基本的识字水平和算术水平,使教育得以提升;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将知识转变为一种新的资本形式而加以利用,这种形式又被称为“知识经济”。因此,教育就是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和创新技能,从而在经济竞争活动中获得领先地位。

简而言之,拥有政治、经济、文化最好“标签”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主导思想。即便是以前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国家,我们看到市场化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欧洲历史学家 Tony Judt 认为信任和合作是社会民主的两大特点。他指出:“……事实上,信任和合作是现代国家的关键组成部分,而信任越多,国家的成功机会就越大。”在信任度很高的社会,信任的存在可能是与团结同质的。欧洲最发达和福利最好的国家是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奥地利以及德国(前西德)。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西方,这种新自由主义政体一直维系着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私有化和贫富差异化。因此,新自由主义必然带来不平等的一面,并且这种不平等会出现在国家内部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世界各地的经济集团之间。

因此,我个人的观点是: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教育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政治体制中,经济体系的触角已伸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教育的市场化、社会的不平等、地区间的冲突、被迫或非被迫的移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等,都受经济的显著影响。当前,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气候变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二、不断变化的教学本质

在充满经济挑战和社会挑战的形势下,政治和教育的内涵不断变化。教师的教学工作应该怎样适应这种改变呢?当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教育政策的制定当中时,我们已然看到了在课程设置、学业评估与教学方式等方面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目前英国政府高度重视教师的招聘和任用。许多教师和教师工会组织一直就他们本职工作外所承担的繁重任务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尽管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除了英格兰教师教育集团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教师工作量问题和教师性别失衡问题并不担忧。

正如我之前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政治变革已经在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方面呈现显著的影响,而且涉及教学专业人员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甚至牵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及大众媒体。我经常拿英国的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地区作差异比较。就在五六年前,我们看到这两个地区在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方面完全不同的改革方式。英国当时的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当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政治家,曾指出教学其实也是一门工艺流程,可以用“学徒式”的方式进行学习,通过观摩其他教师的教学方式培养。在《教学的重要性》白皮书中也提到:“教学是一门手艺,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当一名学徒去观察老师们。观察、留意其他人的教学方式,严格要求自己并使自己进步。这是在课堂上获取并掌握知识最有效的途径。”

与此同时,英格兰前教育总督察格雷厄姆·唐纳森,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教学是一种通过学校情境提供的实践经验、学科教育以及严谨的教育研究而不断学习的复杂的智力活动。他在教师报告中这样写道:“反思、完成和询问能充分探究教育复杂性,教师可以通过这三种形式提升专业素养进而引领教育变革。”他还强调了教师教育在大学的重要性,提出在同一个政治体制下,国家内部的两个地区会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观点。这不仅仅是政治家所要思考的,还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所应该关注的。作为问题的提出者——格雷厄姆·唐纳森,他也曾任苏格兰内閣教育局局长一职,具有丰富的教育专业素养。他在报告中提出政治决策要含有较高的教育专业性。我所持的以上观

点,需要不同地区的学者通过对公共教育教学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所处地位的深入研究后,才能被理解和认同。通过“右翼”智库进行一系列的报道,在英格兰,教师至少从 70 年代开始就一直是被大众媒体曝光的“嘲讽对象”,这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教育界制造出一种不断蔓延的“道德恐慌”,由此也造成父母们对于主流教育的焦虑。在苏格兰,公共教育(连同教会及法律)成为其重要的发展支柱。教育作为社会首善,赋予所有人公平以及改善的机会,并在广泛的社会群体内受到充分的赞誉。因此,在苏格兰,学校以及高校受到了社会高度的关注并得到了公众的信任,而 20 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学校则被大众所忽视。这些不同的观点揭示了教学的本质,从而我们可以探索出教师教育的不同模式。

尽管两个地区的做法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他们在强调教师的责任心方面有共同之处。虽然很多对教师教育的探讨将这种做法视为一种“技术的变革”,但这些观点从来不质疑教师教育的从业者在学校工作这一基本事实。在学校中,教师的工作就是将大量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完成课堂教学。也就是说,国家教育机构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受到挑战,至少在官方的报告中没有体现,而这些原则在 19 世纪末就已经开始适用了。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前的体制与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相适应的?亦或像 19 世纪后期创立“盎格鲁-威尔士”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所描述的那样,是“漫长的革命”中最成功的部分?如果我们回顾威廉姆斯关于英国教育发展(尤其是英格兰部分)的分析,那么可以发现 3 种社会力量在持续地发挥着作用,这些力量之间彼此存在着一种张力,不断发展的教育体制实际上是这 3 种社会力量间不断博弈和修正的产物。这 3 种力量分别是:“旧人文主义者”,即强调从深层次的文化中抽取知识,建立知识体系并加以传递;“公共教育者”,即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拥有识字和算术能力的人口群体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工业培训员”,即强调教育应优先提供给未来有潜力行业的劳动力人员以便维持现有经济的发展。

尽管“工业培训员”在近几十年具有明显优势,但这 3 种社会力量仍然在持续博弈。因此,21 世纪,教师应该思考如何应对政策与实践带来的新挑战。我们看到,学校的教育在应对科技和社会挑战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对于教师教育,特别是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期,教师的工作常常遭遇很多新问题的困扰,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全球化是一个对教育背景施加更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过程,这也是 21 世纪初的主题。我们可能会看到更直接的影响,比如全球化、多元文化、移民、科技(包括社会化媒体的快速扩张)和不公平现象等,这些能否改变教学的本质或者改变国家的教育组织方式呢?

我们格拉斯哥大学的团队在五六年前开展了一项苏格兰政府文献的回顾性研究。我们从研究政策和文献当中发现了不同的教学概念或教学范式。具体而言,体现出 4 种类型:(1)有效型教师,强调技术、内容、行为表现和教学评价;(2)反思型教师,也强调技术和内容,但同时还强调学习者的知识、价值和教育目的;(3)探究型教师,强调对技术、内容、行为表现和教学评价进行系统的探究以及怎样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方法与技术;(4)变革型教师,采用“关键型调查”法,强调超越课堂的知识,对社会环境、道德和伦理问题开展研究。

反思型教师很可能认识到全球化对教育背景施加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所带来的挑战;探究型教师也许会尝试着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以应对这些挑战;而变革型教师,我们期望看到他们对这一挑战作出积极回应。例如:教师的作用是确保学生在到达教室后有效地进行学习,确保所有的学生了解教学目的及教学过程(这显然是教育学以及课堂教学的核心内容);确保学生能够认识自己所在的社区及整个世界的环境问题(例如汽车尾气排放)和使用新的生产技术的必要性;等等。这些问题都将会是 21 世纪教育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师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在 2010 年文献综述回顾中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发现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缺陷。

在大部分地区,教师教育的纵向研究很少,并且范围很宽泛,我们需要在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的内、外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同时,我们还要考虑教师的工作与科研之间的关系。2012年,英国教育研究协会与皇家艺术学院(简称RSA)合作开展了一项关于科研与教师教育之间关系的调查研究。英国教育研究协会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承担着4个领域的研究。我们在英国各地及世界其他国家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论文来进行文献研究。我们的主要发现是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强化研究意识。事实上,我们要呼吁所有的教师都应该进行科学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师在任何时间都是活跃的研究者。相反,它意味着教师应该能够读取、评估和使用研究结果,这是与他们的教学工作息息相关的,有助于培养教师的实践能力。然而,目前我们也只能去建议教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事相关研究。

作为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应该有怎样的教师教育理念?在“教师效能与教师职业身份的维度图”中(见图1),我们看到了教师素质的3个关键维度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教师专业能力由学科及教育学知识、实践经验和研究素养构成。在教师教育初始阶段,我们特别关注教学诊断性实践研究,并已获得很多成功的案例。例如:牛津实习教师计划,苏格兰西部诊断性实践项目,以及在澳大利亚、美国、挪威的一系列初入教师发展计划等。

令人鼓舞的是在英格兰乃至整个英国掀起了一场发挥“研究素养”作用的运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叫做Research Ed研究组织的出现。该组织的教师自己承担研究课题^①。我们还发现师范类学校也正在成立以研究和发展为主旨的教师组织。同时,我们也看到教育捐赠基金会配置了很多校本研究资源,如著名的RCTs项目,其旨在提高在校学生学业成绩。围绕着“研究素养”运动,英格兰还计划成立一个教学学院,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系统支持。目前,这样的教学机构在英国一些地区已经陆续建立起来,但英格兰还未成立。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是:研究是严格的、系统的,需要全方位的方法论支撑。



图1 教师效能与教师职业身份的维度

① 参见 <http://www.workingoutwhatworks.com/>

我所要阐述的论点其本质是这样的:近几十年来,新的挑战不断出现,这些挑战都是针对政府、教育系统、学校和教师的,但还没有对国家教育组织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如此,这些挑战给教师带来了新的责任、新的困难和新的机遇。如果我们继续视教学为一项道德职业,那么我们就应该确保每一位学习者能充分利用学习机会,以此来塑造他们的性格、达成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要求教师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能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形势。教师在国家体制内工作,这意味着教师不仅要传播“体现国家意志的价值观”,还要推广普世价值观,如尊重、公正和公平的观念^①。教师正确的价值判断、学科知识的积累以及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形成,都需要具备系统的探究性技能。因此,接触和了解更广泛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当今时代显得尤为必要。

四、永恒的教师教育主题

随着我们进入 21 世纪,教师教学和教师教育将继续成为研究机构的关注焦点。对内,要进行教师教育研究和实践研究;对外,要进行大型项目研究。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们还需要进行“伙伴关系”研究,即从业者与学术研究人员在社区内相互合作的调查研究。内部实践研究、外部项目研究以及与“伙伴关系”间的调查研究都启示我去思考教师教育的一些主题: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专业知识的本质、专业学习的目的、中学及大学的教学贡献、教师教育的课程与评估、专业学习的扩展与连续等。

回到我最初的问题——21 世纪的教师是什么样的?他们需要知道教育的什么理念?希望今天我讨论的内容能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有所帮助。

我自己的答案是这样的:教师是决心帮助公民塑造未来的人,这是由教师的职业道德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教师应该对自己的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学生来说,这将有助于他们拥有一个和平、公平和公正的未来。对教师来说,还需要采用一些策略来了解在快速变化的学习环境中学生有哪些学习需求,还需要提升调查研究技能以便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What is a teacher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what does a 21st century teacher need to know?

Ian Menter¹, LI Li²

(1.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Teac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OX12JD, United Kingdom;

2. Faculty of Teacher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w almost universal recognition around the world that “teaching matters” and that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s crucial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re has been remarkably little change in the ways in which teachers’ work is constructed and the ways in which teachers are educated for a lifetime of preparing young people for their future worlds. In this talk Ian Menter reflects on debates about the nature of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challenge much of the dominant thinking, suggesting that such thinking is often driven by ideology and prejudice rather than by careful deliberation or by the use of research evidence. His conclusion is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underlying values that can be traced through the history of teaching which may now b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but that the ways in which these values are embodied in the work of contemporary teachers are in need of reconsideration.

Key words: teacher; teaching; teacher education; 21st century

责任编辑 邱香华

^① 参见 <https://educationendowmentfoundation.org.uk/http://www.claimyourcollege.org/>